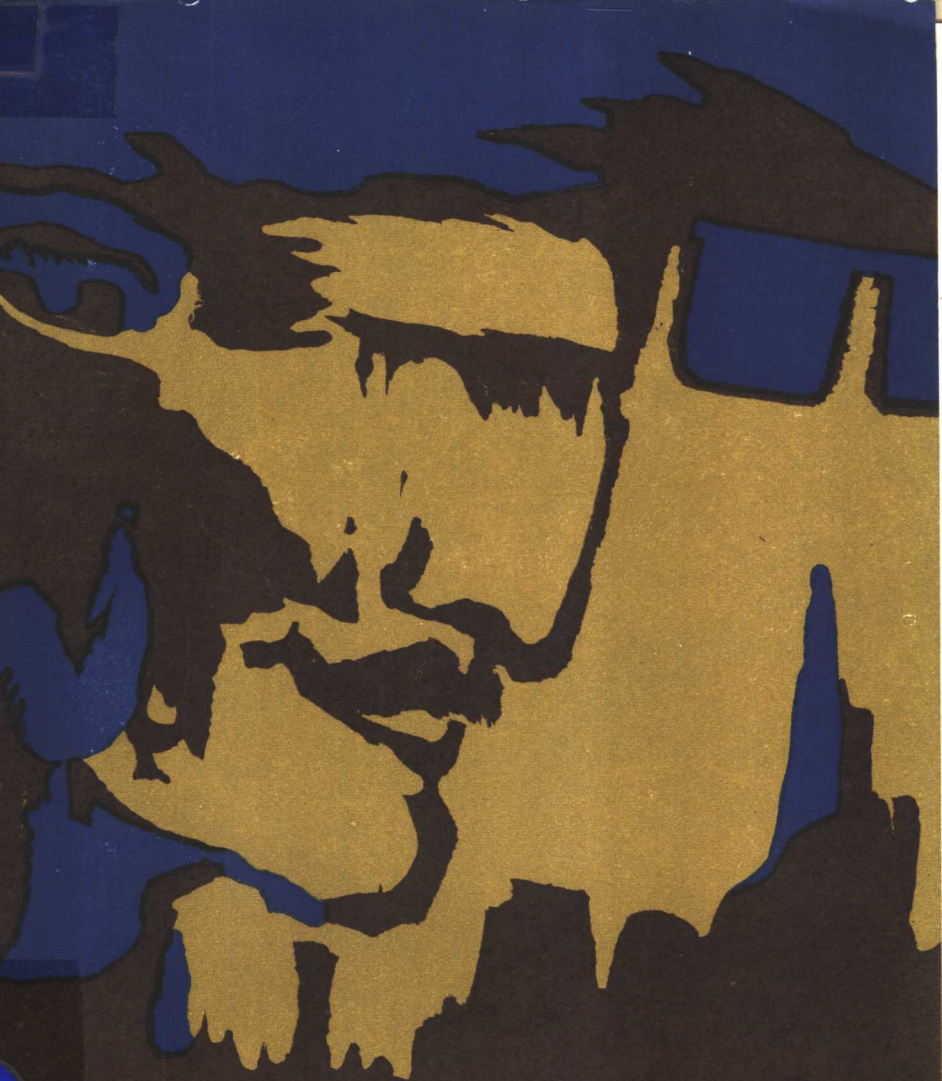




# 叶尔绍夫兄弟

柯切托夫著

7512.4-131

# 叶尔绍夫兄弟

〔苏联〕柯切托夫 著

龚 桐 荣如德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В. КОЧЕТОВ  
БРАТЯ ЕРШОВЫ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9.

**叶尔绍夫兄弟**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15,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3}{8}$  插页 2

1982年10月北京新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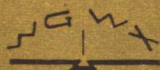
---

书号 10208·113

定价 1.35 元

# YEERSHAOFU XIONGDI

封面设计： 蒋 力



外国文学



符谢沃罗德·柯切托夫是苏联俄罗斯作家，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七三年病逝。他的主要作品除本书外，还有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1952)、《青春常在》(1954)、《州委书记》(1961)、《落角》(1967)、《你到底要什么》(1969)等。

《叶尔绍夫兄弟》是作者继《茹尔宾一家》之后的又一部描写工人的小说，出版于一九五八年。作品以高炉工长叶尔绍夫兄弟为中心，描写他们同先进的技术人员和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道，如何在工业和文艺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

本书主题思想突出，语言生动犀利，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本书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由外国文学出版社根据原纸型重印。

书 号：10208·113

定 价： 1.35 元

## 第一部

### 1

他們還沒有跨進門坎就擁抱起來。

“你好，我親愛的！你好，孩子！”主人很激動，連嗓音都變了，不像平常那樣洪亮而渾厚。“進去，進去，不要怕，”他推着客人的后背，愉快地說。“但願這個房間的豪華奢侈不會讓你受驚！……”

客人跨進門坎，環視了一下。這是個相當大的房間，除了他進來的那扇門以外，就是四堵牆壁，兩扇窗戶，天花板和地板。地板很干淨，還散發着油漆的氣味。這裡既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什麼家具都沒有。只在一扇窗戶下面，平放着一只裝得鼓鼓的破旧的木皮箱，箱子上鋪着四條雪白的手帕。上面放了很多吃的：有鱒魚和鯰魚罐頭，一段還沒有切開的尺把長的香腸，一個圓面包，一小塊荷蘭干酪，另外還有一些洋蔥頭，蕃茄和黃瓜，這些東西的中間是一瓶伏特加和兩只廉價的淺紅玻璃酒杯。一條薄薄的有條紋的墊褥卷成一卷，放在牆角，上面還放着一條疊起的綠色駝絨被子，這就是全副臥具了。用花紙裱糊了的牆壁上，有好幾個地方都用大頭針插着幾張練習簿上撕下來的白紙。

“請入席，請入席，亲爱的維季卡！要不然我的私人廚師又該嘮嘮叨叨的抱怨：又是火雞燜得太久啦，又是甲魚湯也燉过头啦。你知道这些甲魚湯可真不好侍弄！”

賓主兩人面對面在箱子兩邊坐了下來，主人是老話劇演員亞歷山大·古良也夫，客人是不久前才慶祝過三十八歲生日的畫家維塔里·卡扎柯夫。

“讓我們首先高舉珍貴的威尼斯酒杯來干一杯琼漿玉液，然後再談。”主人把兩個酒杯斟滿。“為我們的重逢干杯！”說着，兩人碰了碰杯，一飲而盡，皺了皺眉頭，就吃起來了。他們隨手掰着麵包，切着香腸，叉着鱸魚，嘴里不斷地說：“這些遠東沙丁魚的味道可真美！”或是“烤龍蝦是最好的酒肴。”他們津津有味地嚼着黃瓜，把這些黃瓜一会儿說成是乳瓜，一会儿又說是嫩瓜，並不时地聞聞生蔥①。

“你到底還是沒有把你的女王帶來，”古良也夫舉起了酒杯說，“真頑固，藏着不給人看。”

“我不已經對您說過了嗎，亞歷山大·里沃維奇，她上夜班，十一點以後才能回來。”

“那就讓她十一點以後來好啦。”

“那已經很累了，來不了。”

“可惜，好朋友，真可惜。有什麼辦法呢。讓我們為你夫人的健康，為她的成績，為她出色的勞動干杯吧！她叫什麼名字？”

“伊斯科拉②。”

“真的嗎？好一個美妙的名字！”

“是在二十年代取的。時代是那個樣子，亞歷山大·里沃維

① 嗜酒者常在喝酒時嗅一嗅生蔥，這樣可以喝得更多。

② 伊斯科拉(Искра)在俄語中是“火花”的意思。

奇……”

“不管是什么时候取的，总之，是个美妙的名字。为伊斯科拉干杯！……”

吃了一些干胡瓜魚以后，古良也夫說：

“你提起了二十年代……在二十年代，我和你父亲两人正是年轻力壮。当时我們都觉得自己是精神的巨人，气势非凡。我們扮演过水兵、政委，那些既是破坏者又是建設者的革命人物。可是現在，維季卡，我尽演些沒血性的軟骨头……呸！每逢我半夜回到这儿，钻进自己的小窩，臉上的油彩还没有擦淨，就往墙角里的褥子上一躺。你知道，我真恨不得痛哭一場，要不然就像狗一样狂叫一陣。唉！管它像个什么呢！我的性子变坏了，变得很孤僻，要不是在街上碰到你，今天我一定还是一个人悶坐在这儿。我一下子就认出你来了，对不？多少年了！十七年还是十八年？我是什么时候参加你父亲的葬礼的？讓我們来紀念紀念他吧，他是个少有的好心人，”古良也夫站起来，走到角落里，从卷着的褥子后边又拿出一瓶酒来。“名牌，”他开着瓶塞說。

“別喝得太多了吧？”卡扎柯夫耽心地說。“要不，我們歇一会儿再說？”

“歇一会儿？这可以。喘喘气也好。你来看看我的蒐集品。起来，到这儿来。抬起脚跟，你看这是什么？”古良也夫指着墙上的一张白紙問。

“这个嗎？”卡扎柯夫像美术陈列館里的观众一样，眯起了眼睛，往后一退，又向旁边走了一步，以便选择一个能够看得最清楚的角度。“不用說，这自然是《九級浪》的复制品。”

“不是！”古良也夫叫了起来，“我这儿又不是啤酒店，休养所，或者是候机室，用不着把《九級浪》和《松林里的熊》来作摆

設。这是列努尔<sup>①</sup>的作品，我的亲爱的，列努尔！奥久斯特·列努尔。这是他的原作。你仔細看看这美人的臉儿，多么大的眼睛，里边蘊藏了多少情感……上帝，这双眼睛里什么表情没有啊！这是我专门为你弄来的，我记得你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对法国印象派画家感兴趣。可是我自己，維季卡，也許是出于我这种俄罗斯人的純朴，我也欣賞列維丹<sup>②</sup>，庫因芝<sup>③</sup>和科洛文<sup>④</sup>的作品。”古良也夫指着墙上的紙片說：“我喜欢列賓<sup>⑤</sup>，苏里可夫<sup>⑥</sup>。你看我这个人多么老脑筋。我們来为他們干一杯吧，也該喝了，也歇过了。可是——等一下！……我們还没有紀念过你的父亲呢。为他干一杯。唉！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呵！……”

为卡扎柯夫已故的父亲干了杯以后，古良也夫問：

“难道你就永远离开你的莫斯科了嗎？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把寬大的上衣脫下，丟在地板上。他吊着背帶，衬衫的硬領敞着，这样，蓝色白点的領結就歪到了一边，稀疏的白髮很蓬乱，眼皮有些浮肿，灰色的眼睛眯縫着，但並沒有笑意。

卡扎柯夫看着他，心想这和父亲在世时那个几乎天天到他們家里去的人是多么不同呵！那时，这个画家还是个小孩子，他常去看这位演員演出的戏，很羨慕他，也常常为他担心。这位演員一出台总是背着毛瑟枪，挂着手榴弹，穿着軍服，要不就是皮外套。打起仗来总是面对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敌人。他說的那些話并不很通順，但是充滿了热情，使人不禁想从椅子上蹦起

---

① 奥久斯特·列努尔(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② 列維丹(1861—1900)，俄罗斯风景画家。

③ 庫因芝(1842—1910)，俄罗斯风景画家。

④ 科洛文(1858—1908)，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

⑤ 列賓(1844—1930)，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

⑥ 苏里可夫(1848—1916)，俄罗斯现实主义画家，与列賓齐名。

米，也投身到战斗中去消灭白匪、武装干涉者和协約国的走狗們。当时年幼的卡扎柯夫称呼亚历山大·古良也夫为舒拉叔叔。这是个年轻的叔叔，总是那么愉快，总是那么精力充沛；他会用手帕、紙牌、火柴和錢币变几百种戏法。时间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舒拉叔叔的变化太大了。以前的舒拉叔叔不喝酒，也不知道忧愁，那时候当然也没有誰能够强迫他扮演这些渺小的人物。

古良也夫問維塔里是否永远离开莫斯科，可是維塔里似乎沒有听见他的問題。与古良也夫的会见使他鮮明地回忆起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他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白天父母在家里，可是他在学校，当他回家来的时候，父母又該上剧院去了。但是他仍然深深地爱着他們，对于他來說，他們是世界上最光明磊落，最有智慧，最美丽的人。媽媽是由于汽油炉爆炸而死的。她的衣服着了火，全身都烧伤了，她在医院里受了三个星期的痛苦折磨终于还是死去了。在她死后，舒拉叔叔立刻也离开了莫斯科。走前他給維塔里的父亲留下一封信，信中承认他十年来只爱着她——娜达丽娅·安德烈耶芙娜一个人。他說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無論她或是父亲都还不会知道这件事，說現在他要离开这种对于他來說已失去了任何价值的生活。

父亲一下子就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由于太悲伤，他开始喝酒。一个冬天，他喝醉了之后在雪堆上睡着了，因而得了严重的肺炎，就再也没有治好。舒拉叔叔从伏尔加沿岸某个地方远道赶来参加父亲的葬礼。那是卡扎柯夫最后一次看見父亲的老朋友。这已是战前好几年的事情了。

“为什么要永远离开呢？”卡扎柯夫终于回答了古良也夫的問題。“我在这儿住上一两年，也可以体验体验生活，积累一些素

材。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說不定還会有些好处。老实說，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到这儿来的，我想，离开莫斯科，丢下自己的住宅，抛开一切已经习惯了的东西，和熟人、朋友們分手……这样做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在机关里呆膩了，不耐煩只检查別人的工作，想要参加生产，去亲自炼铁嗎？但是我又一想：不值得把事情鬧到翻臉的地步。反正过个一两年，她自己就会想回到莫斯科的，她終究已经过慣了那种舒适的生活……無論怎么說，她到底是个女人。您說，我說的对不对？”

古良也夫把空酒瓶搖了搖，說：

“空了。可是我們在这个世界上還沒做完应做的一切。”他站了起来，身子搖晃了一下，說：“你知不知道这么一首詩？

在这个貧穷的世界上，

他已经做完了应做的一切，

如今他的灵魂——

像一艘黑色的帆船，

駛进了那扇緊鎖着的天国之门。

这是說的一个垂死的老海盜。”古良也夫又搖晃了一下。卡扎柯夫看到舒拉叔叔已经醉得相当厉害了。

“不要了，我不能再喝了。”他觉得自己大概醉得还要厉害。

“要，”古良也夫固执地回答說。“要！”一边說着一边就走了出去。

卡扎柯夫把古良也夫扔在地板上的上衣拉过来，側身躺在上面，閉上了眼睛。他觉得身下的地板似乎在团团轉，一会儿側向这一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边。他心想，这下可糟了，他和伊斯科克拉两人在这个城市里才住了三个星期，他就醉成这样。这是他

們六年的共同生活中很少有的事。他怎么回家去呢？怎么去見伊斯科拉？對她說什么呢？

古良也夫手里拿着一瓶酒回來，看見卡扎柯夫睡在地板上，身下墊着他的上衣。

“你瞧，……”古良也夫想把他叫醒，“好心腸的人總不會見死不救的。你知道隔壁住的是誰嗎？是你妻子的上級，高爐總工長。他和我一樣，也是個光棍。老婆是在戰爭時期死去的。嗯，現在該為你干一杯了。”

卡扎柯夫沒有回答。

古良也夫把房里的燈熄了，走到開着的窗前，雙手牢牢地抓住窗台，凝望着遠方。窗外，工廠和大海連成一片。煙霧濛濛，高爐里發出的火光，在遠處漸漸地變成了一條月光大道，黑夜里，把寧靜的大海分成兩半。一艘輪船沿着這月色照耀下的海上大道向前行駛，遠遠看去，很像一盞燈籠。輪船和工廠之間浮動着捕魚機帆船的幢幢黑影。

古良也夫回到箱子邊，左手拿起酒杯，右手抓起酒瓶。月光照着沉睡着的卡扎柯夫的臉。這張臉的模樣是這麼熟悉，使得他心中升起了無限的惆悵和回憶。

他滿滿地倒了一杯酒，對着那個只有他才能看得見的人朗誦起來：

他們空談得不少，

盡是些胡扯八道。

可我心頭的悲哀，

誰也不能向你表白。

把我千挑萬剔，

說我是薄幸人。

唉声叹气地对你同情，

你也就相信了他們。

“是啊，是这样……”他把杯里的酒一飲而尽。“我心头的悲哀，誰也不能向你表白。”

前厅的門鈴响起来。古良也夫开了灯，看了看表：已经两点半了。半夜三更的是誰呢？邻家的老头子在家里，已经睡了。他的姑媽，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对于亲近的人，只要她有，她什么都乐意給，这瓶酒就是从她那里拿来的——也睡下了，还有誰呢？門鈴又响了，于是古良也夫就走去開門。

## 2

灼热的铁水在出铁槽里翻滾着，緩緩地流入铁水包。烟团和火焰在出铁槽上盘旋飞舞，冲过浇铸場上那薄薄的棚頂，像霞光一般騰上八月的夜空。

伊斯科拉·卡扎柯娃交班的时间快要到了，再过几分钟铁水就会出完，炼铁工人要重新堵上出铁口，然后着手清理出铁槽并塗上炭质耐火材料。这些工作是由另一个工长领导的，那个工长已经来了，正在炉边检查风眼。伊斯科拉向他交完班，到淋浴間去冲洗掉身上的烟垢，就可以回家去了。

她在工厂里工作了刚刚三个星期，在她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的疲乏，但也从来没有感到像現在这样的幸福。只有在这里，她才明白了大学毕业以后的那六年过得实在是非常糟

糕。即便不能說是完全白过，可也的确不能說有什么意义。她拿到矿冶工程师证书后的一个月，到庫茲涅茨克住了几天就結了婚。說起来很奇怪，她的女伴們在毕业后都想留在莫斯科，或者至少不要离莫斯科太远。甚至不只是莫斯科人，就連那些从遙远的边疆来上学的人也是这样。有的人本来沒有病，却要千方百计弄到一张患病证明；有的去托有地位的亲戚朋友，而亲友們也就居然把这些年轻的冶金专家們安插到莫斯科的各个机关里；还有的姑娘則忙着草草出嫁，只要尽快地得到丈夫的庇护，也就顾不得选择一个称心的爱人了。

伊斯克拉却是自願到庫茲涅茨克去的，到了那儿，一切都安頓好了，可是……

这个“可是”就是画家維塔里·卡扎柯夫。

画家卡扎柯夫追求她有一年多了，他們是在馬格尼托哥尔斯克认识的。那时伊斯克拉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生产实习，卡扎柯夫也到那儿的平炉車間去創作一幅巨画。他們在工厂食堂里同桌吃飯，经过彼此自我介紹就认识了。卡扎柯夫听到伊斯克拉的名字时，大为贊揚。他說：“伊斯克拉，太动人啦！誰想得这么美的名字来呀！”

回到莫斯科后他們继续来往。可是当伊斯克拉决定去庫茲涅茨克的时候，他們的关系差一点沒有破裂。当时卡扎柯夫苦苦劝她，恳求她留下来，但她双手捂住耳朵，不听那一套，只是固执地对卡扎柯夫說：“跟我一起去吧！”但結果是她一人走了。到了工厂里，她被派在平炉車間做配料工作，这个工作枯燥无味，非常单調。周围沒有女伴，和誰也不熟，独自生活的悲哀和困难折磨着孤零零的伊斯克拉，使她很苦恼，每到夜里就在宿舍哭上一陣。

就在这当儿，画家卡扎柯夫来了。没有伊斯克拉，他简直不能想像以后怎么过下去，没有她，他不能工作。于是他来这里找到她，和她结了婚，然后把她带走了。很多人想留在莫斯科，但并不是都能如愿，而伊斯克拉要离开莫斯科，却怎么也离不开。

如果问，伊斯克拉爱维塔里·卡扎柯夫吗？是的，她爱他，不然她也不会嫁给他。他既聪明又漂亮，当然这还不是她爱上他的原因。他很有才能，但这也不是全部理由。主要的是和他在一起很好。什么叫‘很好’呢？这很难解释，好就是好，就是說很合得来，没拌过嘴，没吵过架，更没有发生过什么伤心事。他们在首都安安稳稳地工作了六年。开始精简机构的时候，伊斯克拉突然提出，不管维塔里同意不同意，她一定要到工厂去工作。大大出于她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次维塔里竟然没怎么反对，他平心静气地劝了她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最后同意跟她一起去，而且还說这次离开莫斯科，不知对伊斯克拉怎样，对他来说一定有好处。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什么呢？”他說，“画布、画笔、顏料，除此以外，其他一切就都在于自己了。有些人认为我們这种人就只习惯于住宽敞的住宅，用巴維尔和尼古拉朝代的家具，手头出入的尽是大宗钱财，出門就坐小汽車，还要住別墅，认为我們的脑筋已经僵化了……全都是胡說八道。这回让我和你住閣楼吧，我一定要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来。”事实上，维塔里的成績的确很不坏，他已经画了两幅出色的画，一幅画的是一个正在出铁的炼铁工人，整个臉被火光映得通紅閃亮，神情坚决有力，使人馬上意识到这就是生活的主人；另一幅画的是一个守着一簍魚在休息的漁夫。他們也并没住在閣楼上，厂里給了他們一个很好的房間，并且还答应将来要給他們一套住宅。至于伊斯克拉本人，那就不必多說了。莫斯科的那种机关生活难道能和这儿相

比吗？在机关里每天只是和公文打交道，忙忙碌碌地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耳朵里听到的尽是计算机的答答声。可是这儿呢？在这儿却是指揮工人們把矿石、焦炭、石灰石配好装到炉里去，然后建立熔化制度。过几个小时，铁水就在出铁槽里滚滚流动起来了。这些铁是用你自己的双手炼出来的，是你和这些站在灼热的出铁槽旁注視着緩慢滚动着的铁流的人們一起炼出来的。这种亲密的同志式的情感該是多么好呀！

伊斯科拉交完了班，洗过澡，换好衣服，就踏上了通往工厂大道的柏油小路。在这黑黝黝的夏夜里，温暖湿润的海风从后吹来，好像在催促她快些回家。在出口处忽然听見有人叫她：“伊斯科拉·瓦西里耶芙娜！”

当她认出了这是总工长普拉东·叶尔紹夫的弟弟季米特里·叶尔紹夫时，心里就乱了。又是他，这位軋钢机操纵技师，他总是下夜班之后等着送她回家，已经送过她两次了，每次都是默默地在她旁边走着，只是不时地問她：“您生我的气嗎？”她回答說不生气，不过她认为沒有任何必要送她，他只是白操这份心。季米特里說，没有什么，因为他也是刚下班，而且反正是同路。每次他总是把她一直送到輪船街。这是她住的地方。”

这次，当季米特里走过来的时候，伊斯科拉勉强地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对他說：

“叶尔紹夫同志，您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伊斯科拉·瓦西里耶芙娜。您嫌我送您嗎？我怕出什么事。我們这个城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并不都是先进工作者或是合理化建議者，而且……”

“看来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而且’吧，从来还没有人打扰过我，再說我一坐上車……”

“不必坐車，还是走走好。在車間里吸够了瓦斯，肺里也需要换换空气，轻松轻松，对嗎？”

伊斯克拉很想坐車，但她想起維塔里今天去看望一位父亲生前的好朋友，老演員舒拉叔叔去了，便同意走回去。

这次季米特里沒有沉默，他問：

“您相信命运嗎？”

“命运？我可沒考虑过这个問題。”

“很遺憾。”

“您为什么对我信不信命运这么感兴趣呢？”

“現在先不告訴您，以后再說，因为您今天的心情不大好。这会儿我倒是对另外一个問題感兴趣：您到我們这儿来有沒有长期打算？是暂时住些天呢，还是打算永远留下来？”

“您提了一个使人很难回答的問題。我怎么能肯定說是‘永远’呢？我是不想跑掉的，可是沒准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明白了，”他打断了她。“只有我們这种做工的才会一辈子固定呆在一个地方，知识分子是可以随便調动的，反正到处都有人給他們安排好吃的住的。”

“照您看来，知识分子就像那些老是飞来飞去的小蜻蜓啦？”

“的确有点像。”他停下来，用手擋住风划了一根火柴，点上烟卷接着說，“在你們当中就有人給德国鬼子效过劳。”

“你們当中也有这样的。”伊斯克拉頂了他一句。“也有过这种人，没什么可說的。”

“什么？”季米特里停了下来。“哪些人？您指的誰？”

“就是您說的那些人，那些給德国鬼子效过劳的人。他們里面干什么的都有。叶尔紹夫同志！不能根据劳动的性质来看人。我真不明白，嘴里說是送我，可又尽力来挑剔知识分子的毛病，

我也是个知识分子，这总不能說是友好的态度吧！”

“这么說，您是没有弄懂我的意思？有什么办法呢？不懂就不懂吧，到时候，您自然会懂的。再見，您到家了。祝您晚安！”

伊斯科拉站在台阶旁边，諦听着他那双皮靴踏在碎石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步伐是那么坚定，那么充满信心。他好像知道伊斯科拉在后面看着他，于是在黑暗里喊道：

“至于命运……是有的，您躲不开它！”

伊斯科拉走上宿舍的二楼，在門下边摸到钥匙，开了門，把灯擰亮。她习惯地看了看四壁上那一幅幅的油画：炼铁工人，休息着的漁夫，浪花拍礁的海面，从农庄运来的、在喧鬧的市集上发着綠油油的光澤的青菜，在透过蒙蒙烟雾斜射过来的晨曦中走向工厂入口的工人們……房間里散发着油彩的气味。在墙角里乱七八糟堆放着画架、硬紙板，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城市生活完全不需要的东西：一副长短不同的漁夫用的船桨、一个馬車輪子、閃电牌煤油灯、騎士戴的钢盔、帶馬刺的长筒馬靴……維塔里把这一切都叫做“模特儿”。当他在家的時候，这些东西并不显得这么呆板，可他現在不在，整个房間冷冷清清，好像沒有人住的一样，很不舒适。

鬧钟正指着一点。伊斯科拉懶得到廚房去做飯，便从床头小柜里（她和維塔里把这个小柜当食櫥用）拿出了干酪、香腸和面包，从玻璃瓶里倒了冷开水就吃起来了。以前在大学里准备考試的时候，她就常常这么干。她同班中連她在內只有三个女同学最后終於成了冶金专家，其他的都沒有学完，大部分做了主婦，去为舒适的家庭生活操心思了。她不由得想起了她和維塔里在莫斯科住了六年的房子，想到已经有一个星期沒接到媽媽的信。媽媽为了照顾小柳茜卡才到莫斯科去的，她現在和外孙